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徐嘉瑞著
李家瑞校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中華書局

內 部 發 行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徐 嘉 瑞 著

李 家 瑞 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230×168 毫米 1/32 14⁸/₁₆ 印張 341 千字 插頁 4

1978 年 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738 定價：1.4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部关于我国云南省滇西地区古代文化的资料书。大理文化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文化。毛主席曾指出，我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本书收集了大量资料，说明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大理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环。由于本书出版于一九四九年，作者当时还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有些论点难免有欠妥之处。但我们觉得它仍不失为了一本有用的资料书，因此把它重印，供研究文化史、民族史及云南地方历史的同志们作为参考。

作者于一九六二年曾对本书作了一些个别修改，一九六三年我局曾据此重新排版，付型后未印。现据一九六三年排出的纸型重印出版。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七年七月

重印自序

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指引之下，在領導同志的鼓勵之下，在學術界同志的幫助支持之下，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現在得以修改重印，使我萬分感動。回想二十年前（一九四四年）着手編寫此書，一直到印行（一九四九年），經過了六年的修改，也經過種種的困難，在當時雲南學術界的支持下，尤其是方國瑜先生的具體幫助下，方能由雲南大學印行。但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書中錯字很多，特別是內容方面，缺點甚多。首先是缺乏馬列主義的歷史觀點，其次是沒有深入的分析 and 系統科學的敘述。作爲「史」的要求，差得還遠。現在本書出版，只不過作爲舊書重印，提供些參考資料，貢獻出自己的「一得之愚」罷了。

本書在重印之前，得到李家瑞先生大力幫助。他根據歷史文獻及金石碑碣，對本書資料重新加以校對，正其訛誤，並在內容上又作了適當的修改。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時間，閱讀數遍，也作了一些改動。雖然如此，本書的質量，還是不高，就好像修理舊屋，其基礎結構已成定型，不可能改建新屋一樣。關於大理文化的起源、流變、發展等問題，我想結合近十年來的研究情況，就本書重印的機會，補充說明幾點於下。

大理文化，是從西北高原青海、甘肅、川西一帶流傳來的，時期是在遼古的時代。由考古地下發掘，證明了在新石器時代，大理的文化，已帶北方即甘肅、青海一帶的特點。在新石器時代以前，是否還有更古的文化和土著的民族呢？肯定是有的。但由於時代較遠，遠到五、六千年以前，變化太大，民族遷徙頻繁，很難找到更古的材料。因此，只能從地下考古發掘已取得的材料，推斷大理文化和青海、甘肅有密切關係。又由歷史資料、社會調查，證明大理的民族，和西北高原的氐、羌民族有密切的關係。現在先敘述一下氐、羌民族的來源：

考古材料證明，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在祖國的土地上居住着許多氏族和部落，他們經過長期的互相影響和鬥爭，有些逐漸融合，有些發展起來。而經過長期融合發展的夏族，到新石器時代時期，一部份已定居於山西南交界處的汾河河谷（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山西西陰村傍）、黃河河谷（有仰韶等村遺址），他們分化為許多氏族，是謂諸夏之族。另一部份，住在甘肅西南的黃河河谷、洮河河谷（有甘肅西南齊家坪等遺址）、青海的西寧河谷、青海沿岸及甘肅民勤（有沙井遺址），他們也分化為許多氏族，是謂諸羌之族。諸羌與諸夏，同為夏族的苗裔。他們創造了以黑鬲與彩陶為特徵的新石器文化。

大理古代文化，由地下考古發掘、社會調查和文獻記載，已可以證明它是屬於氐羌文化，即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地區，在現在山西、河南、甘肅、陝西一帶，在考古學上，是與龍山黑陶文化、小屯灰陶白陶文化鼎足發展的彩陶文化。夏族活動地區，在山西、陝西、甘肅、川北一帶。這一地區，都是

古代西戎、鬼方、昆夷、混夷、申夷（「申」夷卽「貫」夷，「昆」「貫」是雙聲，卽是「昆夷」），卽氏羌民族活動的地區，和大理古代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當夏族的彩陶與鼎鬲文化風靡於中國西北的時候，代表另外一些氏族和部落的黑陶文化也逐漸興起，遍及華北，向西發展；加上後來殷族對夏族的征服，使夏族發生很大的移動。原住在豫西一帶的夏族，被迫南徙荆楚，與原住荆楚的諸夏合流，原住山西及河南西部一部份的夏族，則大批的退回西北一帶，是爲後來的鬼方。鬼族是夏族中的最大的一個族。左傳所說的九州，實卽鬼州（昭四年）。又左傳所說「九州之戎」（昭十二年），實亦鬼州之戎。括地志：「洛陽西南九侯城，亦名鬼侯城，蓋殷時九侯城也。」又左傳：「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昆吾之族，實有遷於荆楚者，故楚族實爲由許南遷荆楚的。左傳：「昆吾之墟，有戎州己姓。」國語謂「己姓昆吾」。大理文化除氏羌文化是主流外，也含有楚文化。

氏羌族受周、秦、漢、晉等王朝長期的統治，受兵災、飢餓的威脅，不斷向西南遷徙。像波浪似的，一重一重，一年一年，經過川西，向大理一帶遷徙。時間是悠久的，變化是複雜的。在羌族氏族本身，已經有許多不同的氏族，不同的支系。在文化上，也已經有許多不同的特點。到了西南以後，和當地的土著相融和，更由於山川險阻、交通限制，又形成了無數的支系，在文化上也具有各自的特徵。但總的說來，不外氏羌兩大系，又分爲無數的支系。氏族卽是後來的白蠻，卽古代的昆明夷，也卽是今天的

白族，而羌族即是烏蠻，也即是今天的彝族。在大理一帶的民族，主要是古代的氐羌，即今天的白族和彝族。氐族是白族的前身，也即是白蠻的前身，是白馬氐的後裔（氐族是羌族的一支，所以又叫白馬羌）。羌族是彝族的前身，也即是烏蠻的前身。

總的來說，氐即是白蠻，但分開來又有若干不同的支系。如白馬氐、牢姐羌、三姐羌等，都是白族的遠祖。又總的名稱是羌族。烏蠻是彝族，但分開來支系更多。每一支系，都有他們的文化生活的特點。

氐羌民族，在周秦和兩漢時代，已經有許多不同的支系，尤其是從川西到大理，與當地土著文化合流，發生變化，於是支系更多，特點更多，忽視了這一點，是錯誤的。

在氏族中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羌族中也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南詔時期，是羌族中的少數人統治氐族，同時也統治其本族。在大理國時期，恰恰相反，是氐族中的少數人居統治地位，當然也統治其本族。忽視了這一點，也是錯的。

昆明夷在殷代叫做昆吾，叫做鬼方，叫做九州之戎，叫做九侯。在周代叫做混夷、昆夷、串夷（也許是蠻），叫做氐羌。大理在漢代即叫昆明。居住在洱海邊的昆明夷，或昆彌夷，這就是昆吾、昆夷的血族。又華陽國志：「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足見昆、叟都是同族。「叟」字見於禹貢，它說：「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崑崙在青海西。渠搜在陝西。鄭註：「搜一作叟。」華陽國志：「大者曰昆，小者

「日叟」。卽是禹貢所說的「崑崙」（山名，在甘肅）和「渠搜」（山名，在陝西）一帶居住的氐羌民族，以後向南遷徙，卽是昆明夷和川西的青羌（諸葛亮出師表所說的「竇叟青羌」都在川西），昆明夷便廣泛的分布在大理一帶。

昆明夷的分布區域，非常廣闊，包括鹽源和鐵橋上下（在劍川北三日程）。蠻書云：「昆明西去龍口十六日程。」龍口是上關，足見在上關西十六日還有昆明夷。再一考查昆明夷的來源，我有一種大膽的看法，這種看法也許是錯誤的。

昆明夷散布在川西境內以鹽源爲中心，沿鐵橋上下，爲昆明雙舍（鐵橋在劍川北三日程），西至龍口（上關）、大理一帶。昆明夷分布這樣廣，來源這樣遠，和西周的混夷或昆夷有關係（混夷、昆夷，在周時散布在汾隴之間，是羌族念念不忘的祖先的搖籃地）。詩皇矣所說的「串夷載路」，也是「昆夷」。陳逸詩毛氏傳疏：「串一作貫夷，卽昆夷。」詩經綿「混夷駟矣」，卽是說混夷逃走了，滿路都是串夷。從西周到秦漢，不斷的向西南遷徙到青海、甘肅、川西一帶，幾千年都是氐羌活動和居住的範圍，也卽是氐羌文化的中心，從川西到大理，都有昆明夷，有叟卽禹貢所說的「渠搜」，諸葛亮所說的「竇叟」，華陽國志所說的「叟」，那麼把昆明夷和西周時代羌族的一支，卽混夷或昆夷假定爲有種族上的關係，我想也還說得通。直到後來，南詔和大理國的段氏，都是出於氐羌，段氏自稱是武威（甘肅）人。

南詔蒙氏的祖先本是烏蠻，嶺州（西昌一帶）有蒙蠻，本烏蠻支系。蒙舍、蒙羽，都是大姓，我認爲

南詔的祖先，是從嵩州遷來。至少也是和嵩州的蒙蠻有關。

大理國段氏，是甘肅武威人。這地區本是氐羌活動的地方。有「三姐羌，有牢姐羌，都是白馬羌的後裔。顧祖禹說：白馬氏和姐羌，唐代已定居於麗江。段氏的神話，有白姐聖妃（見三靈廟碑），後轉爲白潔，也和蒙氏一樣，以九隆神話爲母祖神話（又見於石鍾健先生所發現的明正統成化年的石碑）。

我根據段氏祖先的來源（甘肅武威）和段氏祖先「白姐聖妃」的神話（見三靈廟碑）以及大理的本主「白馬」，漢書西羌傳的「白馬氏」「三姐羌」等材料，「白族」二字是從「白馬氏」而來。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白馬寨，在麗江府巨津州南二里，唐書云姐羌白馬氏之裔居此，因名。」

在地下發掘中，有馬龍遺址的斧鑿，與華北新石器時代所出者同式。刀類流行半月式，形狀似華北所產，大理所常見的陶片，帶壓製斷續紋者，華北除甘肅省外，他處未有。以上是一九三八年發掘的。又最近一九五七年劍川海尾河新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有新的材料，可以證明大理和青海、甘肅的關係，並且也發現了彩陶片，這是一件重大的事，可以證明大理文化和彩陶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不過這一塊彩陶片是在離地表約二·五米發掘出來的，並未照像，因此有的同志認爲還待考定，僅錄於此，以供參考。

但是在若干石器和陶器中，已有很多的實物，證明大理和甘肅的密切關係。假如更多的彩陶片發現，那就完全說明大理是屬於彩陶文化系統了。

秦置三十六郡，辟地千里。北地隴西巴蜀，本是西戎故地，於是以氐羌爲中心的西戎，一部份向南遷移。公元前三、四百年，秦惠王移民巴蜀，發生民族遷徙，自北而南，不斷推動，呈波浪式。如拉祜族（現居住於思茅臨滄專區），據拉祜族傳說，他們最初由北方遷移到滇池平原，繼後再遷大理、臨滄、鳳慶，最後才遷到瀾滄。幕拔（巫師）念經送魂，要由瀾滄送到臨滄、鳳慶，而達到滇池以至北方。

由此說來，西北高原民族向南遷徙，不止遷移在滇西北，更波動到滇南紅河哈尼族自治州和滇西南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哈尼族和拉祜族也是從遼遠的西北高原遷移到滇南和滇西南的。

據一九六〇年有關方面調查材料說：兩千多年前，楚將莊蹻率部入滇，與當時居住在滇池周圍的彝族、哈尼族的先民——「叟」部落的人民一起，建立了以「叟」族爲主的「滇國」，中原民族與雲南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友好交往，便進一步地發展起來了。在這時期，滇池以南、紅河以北的瀾江流域一帶，已有哈尼族的祖先「和」族部落居住。「和」族本是「叟」族的一支，是很早以前從滇池區域遷徙到瀾江流域的。

到了公元前一〇九年，滇池的「叟」族部落及與其有緊密聯系的「和」族部落歸降了漢朝，漢武帝在這裏設置了益州郡，共領二十四縣，「和」族部落聚居的瀾江流域，被設爲律高、毋掇、賁古、勝休四縣，均隸屬於益州郡。

據一九六二年的調查材料說：古代拉祜族曾由青藏高原不斷南遷。漢晉時期，拉祜族與另一些羌

語族體被泛稱爲昆，或昆明。昆明人是由金沙江以北的越嶲羌人發展而來的古代族屬集團，它分布在金沙江至洱海區域。有關昆明人社會情況的文字記載，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曾作過這樣的概括性描述：「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當時，昆明人主要從事山區牧放畜牧業，其中比較強大的部落所牧養的牲畜數字是十分巨大的。

從拉祜語、傣僳語、彝語、納西語和哈尼語的語言比較資料證明，古代拉祜族同傣僳族、彝族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據撒尼族的傳說，說他們是由大理遷移到路南圭山的。又據傣僳族的傳說中，也有阿詩瑪的故事。在故事中，還保存着祖先的來源以及民族的關係。這說明雲南各民族遷徙，是很經常的事。

本書根據地下考古發掘、社會調查、歷史資料、語言系統、父子連名、民族分布和宗教（本土）、風俗（樹枝、繞三靈、三脚架、火葬）、居住、建築、神話傳說、現存碑碣等材料，說明氏羌民族自新石器時期已經不斷向西南遷移，經過川西到大理。他們當時的生活情形，可以設想如下：

最早的羌氏族，他們過着遊牧和半遊牧生活，披着毡，趕着羊，過着最艱苦的日子。他們沿着川西一帶南行，有定居下來的，住在陂陀上面，建築碉堡似的住宅，防禦敵人。有住在深山一帶的羌族（白蘭），他們的生活，非常簡陋，他們自己的詩中說，「蠻夷貧困」，住的地方是「冬多霜雪」、「土地撓塢」，靠打獵爲生。食的是獸肉，穿的是獸皮，一年到頭，吃不到大米，吃不上鹽巴，「食肉衣皮，不見鹽穀」。還

有另一些羌族仍然向西南遷徙。他們在高山地區，在森林中遊獵，夜晚也是露宿。圍在火旁邊，用三個石頭支了起來，用砂陶的鍋煮着野味。火光在森林中閃耀，野獸都嚇跑了。他們圍着火，唱歌、跳舞（如鍋莊舞之類）。他們崇拜三個支鍋石（如考古地下發現的用三個石頭做灶），也崇拜高山的森林，折下一枝當最高的神來崇拜。他們崇拜廣闊的太空，因此他們祭神是在野外（如爨文經典中所說的「高山折檉枝」），死了就用火葬（因為不能定居），把灰灑在地上（如莊子所說），或是裝在陶罐中，帶着行走，四時取出祭祀（蠻書）。他們到了大理這樣富饒美麗的地方住下來了。他們在洱海邊打魚，還留下許多石器、陶器。他們最初住下來的時候，是住在洞穴中，還保存長生火（考古發掘有二平方公尺的紅土，經研究為保存長生火的地方）。他們打魚，留下許多網墜。用半月形的石刀砍獸肉，製獸皮（因為半月刀的刃是向外）。用石斧砍樹。用石鑿、石鑿鑿樹。建造一些簡單的住宅，是用石砌成的。碉堡式的「欄杆」多在陂陀（太和）上面，用三個石頭做灶（考古發掘）。用石頭做桌檯、傢具，用彩陶陶器。有綠釉陶、銀灰色岩質砂陶，上面有許多裝飾有圓點式、圓圈式、橫線式、縱線式、交叉式、斜方式、人字式、之字式、套線式、波浪式、斜線橫帶式、斜方橫帶式、相套線文橫帶式。陶器有罐、碗、盆皿等。他們用人工引水，已經會種田（不知是否稻穀）。還有紡墜、紡輪，似乎是已經會紡線了（不知是麻線，還是白疊布）。

在新石器時代，尤其是較古的時代，他們的生產力和生產工具，大概就是這樣。他們的社會組織

和生產關係，需要搜集更充足的材料，深入研究。在大理考古發掘中，早期的佛頂甲址，未見銅器。在中期馬龍遺址，發見銅片、銅塊和銅刀。根據這些材料分析大理的社會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是很重要的工作。但以我的力量，實不敢輕於嘗試，只好闕疑。

由於地下資料不夠，我只能敘述銅器發現以前的生產力和生產工具，推定它是氏族社會的末期，要查出具體的年代，還有待於將來。據我的推測，每一個遊牧民族向南遷徙，一定有一個宗教首領兼組織者，即是耆老（畢摩）。他是政治、軍事兼宗教的領袖，可能是氏族社會的長老或是軍事酋長。他們共同地集體與自然作鬥爭。婦女們採集果實和植物食料，男子們打獵、打魚，從事於原始的農業，砍伐樹木，防禦敵人。各個部落，有自己的氏族會議和軍事領袖，氏族會議由各氏族長老和軍事領袖組成。這長老即是羌族中的「耆老」，他的話可以決定戰爭或其他的大事。氏羌族中的鬼主，也即是氏族社會的軍事領袖。一個鬼主率領他的一個部落。大鬼主率領若干的部落，大鬼主逐漸擴大成為羌族的君主——詔。他們不斷的先後的一個集團跟着一個集團來到大理一帶。

來的人漸漸多了，他們在高山上建築城池，防禦敵人（如白雲甲址掘出的古城），慢慢的結合起來。到階級社會，成為若干大姓（貴族或名家或奴隸主），又結合為六詔。六詔併為南詔，建立一個大的政權組織，從漢到唐不斷接受漢族文化，使古代的大理文化開出燦爛的花朵。

在大理古代文化中，有無數的寶貴遺產，像在音樂方面，漢代有「顛歌」、「行人之歌」，唐代有「滇越

俗歌。在雕刻建築方面，有直接繼承唐代已經成熟的藝術。在唱本方面，現在還有千年以前流傳下來的山花體和大本曲。在舞蹈方面，有幾萬人參加演出的繞三靈。在神話傳說方面，更有無數優美生動的富於鬥爭性的民間傳說。本書在各方面只能列舉出最主要的一些資料。遺漏或錯誤之處，一定很多。

在南詔及大理國統治時代，統治者盡量利用宗教迷信，麻醉人民。如大理的本主廟最高的神，卽是南詔及大理國的祖先。本主在人民的心中根深蒂固，造成不良的影響。雖然它也保存了一些優美的神話傳說。此外，佛教的影響太深，尤其是阿叱利教。它所傳布的是一種神秘恐怖的思想，在大理有很深的影響。阿叱利教對南詔中興國史畫及張勝溫畫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後二者是研究大理古代美術必需參考的資料。

以上所說，只是個人一些片面的看法，希望讀者多加批評指教。

徐嘉瑞 一九六三、一、一〇

目錄

出版說明

重印自序

第一章 遠古期

第一節 遠古期之大理居民

(甲)古蹟之發掘 (乙)蒼洱文化之時代 (丙)古代之民生狀況

第二節 由已發掘各遺址中所見之大理古代文化

(甲)馬龍遺址 (乙)佛頂甲乙二址 (丙)龍泉遺址 (丁)白雲遺址

第三節 大理文化之淵源

(甲)由考古發掘結果探尋大理文化之淵源 (乙)從古代歷史探尋大理文化之淵源 (丙)從自然地理

探尋大理文化之淵源 (丁)從民族分佈探尋大理文化之淵源 (戊)大理文化與楚文化

第二章 南詔以前時期

第一節 西漢時代之大理

目錄

- (甲)漢武帝開發西南
- (乙)司馬相如及司馬遷與大理文化
- (丙)漢武帝置越嶲等五郡
- (丁)漢武帝置益州郡
- (戊)置益州郡以後之大理
- (己)昭帝時大理一帶之情形
- (庚)會理州之滇池
- (辛)金馬碧雞

第二節 東漢時之大理

- (甲)劉尚渡瀘進軍大理
- (乙)明帝置益州西部都尉時之大理
- (丙)明帝置永昌郡時之大理
- (丁)白蘭國獻歌
- (戊)章帝時類牟反漢
- (己)東漢時中國與印度緬甸之交通
- (庚)安帝時封讎之反漢

第三節 三國時期

- (甲)諸葛亮渡瀘
- (乙)雍闥之變與巫師之關係
- (丙)諸葛亮與巫畫

第四節 晉時期

第五節 劉宋時期(南齊附)

第六節 隋時期

- (甲)史萬歲入大理
- (乙)諸葛亮紀功碑

第七節 唐時期

- (甲)高祖時代
- (乙)太宗時代
- (丙)高宗時代
- (丁)武后時代
- (戊)中宗時代
- (己)玄宗時代

第三章 南詔期